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2014年8月29日

第4期

美国在自我遏制吗？

编者按：近日，《美国利益》杂志组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就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展开研讨，题目是《美国在自我遏制吗？》。多数人对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道义上都选择了撤退，且缺乏战略定位和战略手段，导致外交政策的混乱乃至失败。他们主张美国应该重新担负起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也有人认为，奥巴马奉行的是实用的国际主义政策，其通过外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做法有利于促进合作而非对抗。这样的讨论为美国未来几年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提供了知识背景，值得关注，特予以摘译推荐。

约瑟夫·约菲 (Josef Joffe)

奥巴马政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很难给出明确“主义”的政府，其外交政策是一种“撤退模式”。美国已从伊拉克并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并不直接参与攻打叙利亚和利比亚，也不直接卷入俄乌冲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已经降至最低，也并未真正发挥在太平洋地区的核心作用。因此，奥巴马应该被称作“自由国内主义者” (liberal domesticist)，他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这是一种“冷漠单边主义”加“软弱现实主义”的模式，其表现是：主要依靠无人机和特种部队进行精确打击，并对全球（包括盟国在内）实施监听。在中东，美国尽量保持阿以之间的势力均衡，对伊朗采取和解政策；在亚洲，美国通过维持与盟国的关系实现对中国的制衡。可以称之为“巧孤立主义” (smart isolationism)。

(约瑟夫·约菲是《美国利益》执行委员会成员，德国《时代》杂志主编，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和胡佛中心研究员。新近出版了《美国衰落的迷思》)

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相对混乱的。在应对乌克兰、叙利亚、北非、中国等问题上常常显得毫无章法。奥巴马的核心原则是美国不愿意再发动地面战争。但他倾向于向敌人示好，而不是协助盟国。这届政府充满着一种理想主义，相信总统的个人魅力可以驾驭历史。从长远看，奥巴马政府可以被认为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最摇摆不定、最无能、最不负责任的一届政府。

(艾略特·科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任教)

约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

奥巴马的美国并没有退却，批评者混淆了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奥巴马的战略定位可以被称作“实用国际主义”(pragmatic internationalism)。这一战略体现在四个方面：发起核安全峰会，重返亚太，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与伊朗的核谈判。奥巴马的“实用国际主义”战略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而不是对抗，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提升，加强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强化了联盟的力量，使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维护了以法治、人权等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而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约翰·埃肯伯里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丽莉雅·史维索娃(Lilia Shevtsova)

奥巴马是现代美国第一位放弃追求全球霸权、并放弃把价值判断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总统。在他任期内，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了“非意识形态化”，不仅是简单地

从促进全球民主这种传教士式的角色后退，更重要的是美国并未打算将推广民主作为其主要外交政策。这是美国在二战后第一次放弃道义模式，转向德国式的实用主义。奥巴马对待俄国、叙利亚的威权政权采取了实用主义外交，基本放弃了美国促进全球民主的责任，转而接受威权国家所坚持的绝对主权原则。美国外交应该回到以维护自由民主为目标的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上来。

(丽莉雅·史维索娃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资深研究员)

会田弘继(Hiro Aida)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含混不清，导致美日关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严重威胁亚洲邻国的安全。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本应该缓解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紧张关系，却过度顾忌中国的敏感神经。美国及其主要盟国都忙着跟随中国一起发财，没有制定明确的地区军备控制政策，这增加了日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导致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兴起。

(会田弘继是日本共同社评论员)

王缉思 (Wang Jisi)

在中国媒体和评论家中，多年来盛行着美国衰落论和世界多极论。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维持超级大国地位，而中国的崛起将会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是遏制。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重返亚洲”政策，是美国在无法依靠自身实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实现对中国的包围。中国外交家认为美国在亚洲并非是一个建设者的角色，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是一种包含了军事竞争的战略竞争关系。

中美日三国处在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中。中国认为美国不愿意被卷入中日军事冲突，而美国一方面宣称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又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另一个问题是美国企图把中国排除在 TPP 之外，中国认为这是美国阻止中国挑战其经济霸权的行为。

对中国来说最敏感的问题是，美国被认为一直对中国社会实施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颠覆中国政府。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国内稳定而不是对外扩张。国际观察家认为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秀肌肉”和“咄咄逼人”，中国人自己则认为外交政策过于温和。目前中国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其基本要点是美国尊重且不挑战中国的国内秩序，中国尊重且不挑战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有活力的美国经济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中国也有助于维护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

（王缉思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皮埃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

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很笨拙，常常陷入谁都不讨好的困境。重返亚洲、遏制威胁是正确的，但是冷落了欧洲盟国。叙利亚问题是奥巴马最大的外交败笔。中东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美国却在中东和欧洲开始军事收缩。这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对于美国、西方和整个国际秩序都是失败。未来美国保持大国地位，应该注重三个领域：解决好国内问题，调整军事战略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及加强对外经济援助手段。

（皮埃尔·哈斯纳是巴黎政治学国家基金会荣誉退休主任）

威廉·盖尔斯顿（William Galston）

奥巴马外交战略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内政治，美国人厌倦了对外战争，希望关注国内问题；二是财政问题，党争导致联邦政府财政危机；三是政策问题，奥巴马把中东问题看作负担，而不是机遇。国内政治和民意，尤其是削减军费预算，越来越影响奥巴马的外交战略。“重返亚洲”政策意味着放弃中东。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的妥协，将严重影响美国同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长期盟友关系。奥巴马重返亚洲和发展同欧洲的关系，更注重的是经贸联系。即使是在民主党内，也有对奥巴

马政策的反对意见。如果奥巴马继续现在这种放任中东不管的政策，他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将处于无足轻重与失败之间的某个位置。

（威廉·盖尔斯顿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理查德·玻尔和乔纳森·玻尔（Richard Perle and Jonathan Perle）

奥巴马在两届总统任期内都缺乏明确的国际战略，而且还要继续执行业已失败的外交政策。“奥巴马主义”本质上是“向那些通过腐败、欺骗和打压异见获取权力的政权妥协”。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需要娴熟地使用国家资源去创造战略机遇，需要领导力、激励和劝说能力、甚至强制力。其成败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是否有更多朋友愿意加入我们”。

然而，奥巴马政府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实施接触政策，却未得到任何回报；和俄国搞“新起点”外交，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利比亚、叙利亚的问题上袖手旁观，将国际领导地位让于英国和法国。对手一强大，奥巴马就吓破了胆，不敢动用军事手段干预，甚至不敢对盟友进行军事援助。由于缺乏国际战略，他使美国成了一个旁观者，毫无建树。

（理查德·玻尔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国防部长助理；乔纳森·玻尔是美国荣耀传播咨询公司创始人）

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H. Gelb）

奥巴马总统的最大问题是想法多、实践少。他明白俄国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感觉俄国仍然强大到可以在重要事务上协助或者伤害美国。因此他想要“重启”对俄关系，然而这一战略不凑效，反而恶化了美俄关系。他想要重返亚洲以维持均势，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切入点和推动力。由于缺少外交和经济政策经验以及出现了各种危机，他以前调整美国战略的承诺都付诸东流。

虽然对伊朗政策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叙利亚政策却很糟糕。奥巴马认为阿萨德政权应该被推翻，然而不知道该如何推翻。奥巴马既缺乏战略手段，又缺乏战略人

才。如果能和伊朗谈判成功，那么这将是冷战后最大的战略突破。然而所有人都不看好奥巴马的这项能力。如果奥巴马能够采纳有实际可行性的战略措施，那么在剩下的几年里他还有机会扭转声望。

（莱斯利·盖尔布是外交关系委员会荣誉退休主席）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混乱的。奥巴马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政权更替。然而历史表明，罢黜一个领导人很难，而更难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美国经常陷入一种困境：要么放弃业已确立的目标，这将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软弱，从而鼓励更多的反叛；要么继续向目标推进，却不得不投入巨大的伤亡、资金和时间。因此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和对叙利亚的态度是最坏的政策。奥巴马坚称要推翻阿萨德，但又毫无实际行动。阿萨德没有被推翻，而美国不得不哑巴吃黄连。不过，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值得肯定，当然还需要时间检验。奥巴马在亚洲和欧洲问题上也处于相同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混乱，加之国内问题一大堆，以及网络监控丑闻等，使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这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理查德·哈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

自美国建国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有争论但是很清晰，很少漂移不定。当今美国对那些已经失败或正在失败的国家、还有那些流氓国家的外交政策很不清晰，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这种漂移不定的外交政策的原因有：一、美国外交决策者已经不能够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二、无法确定这些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这样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奥巴马政府，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认为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着美国安全，而民主化是解决之道。然而小布什的政策失败了，因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是极端困难的。美国对这些国家一筹莫展，导致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缺乏战略定位。

(斯蒂芬·克拉斯纳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科瑞·斯卡科 (Kori Schake)

美国的自我孤立已经是既成事实。奥巴马上台之前，在美国民众中已经出现了减少对外交和国防政策支持迹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强化了这种孤立主义。奥巴马的战略思想可以概括为“幕后领导”，他认为其他国家可以代替美国承担国际责任，这一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只有能够不受国内政治掣肘、敢于利用外交和国防政策服务于美国利益，只有敢于承担国际责任，才能够重振美国的国际声誉。

(科瑞·斯卡科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奥巴马怀着宏图大志出任总统，也曾被寄予无限希望，可如今却退回到国内，外交政策频频出问题，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力下降了。批评者认为奥巴马应该担当国际责任，敢于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诸如叙利亚等问题。然而美国本质上是一个懒惰的霸主，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成本。美国依然保持着增长，在科技、经济、能源革命等方面依然领先于世界。美国现在处于休整期，但这只是中场休息，不是大戏落幕。历史将会推动未来的美国总统承担挑战。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是巴尔德学院外交学教授，《美国利益》杂志主编)